

3
15

清牛應之編
雨窗消意錄
上

進步書
局校印

新學堂
船
PDC

序

方春多雨庭院陰沍流鶯不來落花滿地獨居伊鬱百憂撼心令兒輩誦小說詭異
事卧而聽之樂且忘疲爰錄其尤鐫貽朋輩共怡悅焉至於事多荒忽小說類然必
欲鉤考是非繩批得失繭蠶自縛非僕之素心矣牛應之自記

雨窗消意錄卷一

清 牛應之編

明羅念庵及第後即乞假歸隱有解組詩十餘首詞多淺俗然心氣安恬終勝以詩干進者今錄其四。一曰獨對青山一舉觴醒時歌舞醉時狂黃金不是千年業紅日能消兩鬢霜身後碑銘空自好眼前傀儡為誰忙得些生意隨時過光景無多易散場。二曰為人不必苦張羅聽得仙家說也麼知事少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錦衣玉食風前燭象簡金魚水上波富貴欲求求不得縱然求得待如何。三曰新命傳宣墨未乾櫛風沐雨上長安低頭懶進三公府跣足羞登萬善壇聞戒固多持戒少承恩容易報恩難何如急早回頭看松柏青青耐歲寒。四曰得失榮枯總有天機關用盡也徒然人心不足蛇吞象世事到頭螳捕蟬無藥可醫卿相病有錢難買子孫賢得過一日過一日一日清閒一日仙。

嘗見坊間小說載四時詞四首詞不甚巧而意興閒曠可釋塵縛其一曰小門深巷巧安排沒有塵埃卻有莓苔自然滿灑勝蓬萊山也幽哉水也幽哉東風昨夜送春來纔見梅開又見桃開十分相稱主人懷詩是生涯酒是生涯其二曰一生風月且

隨緣窮也。悠然達也。悠然日高三丈。我猶眠。不是神仙。誰是神仙。綠楊深處。盡鳴蟬。捲起湘簾。放出爐煙。荷花池館。晚涼天。正好談禪。又好談元。其三曰。扶輿清氣。屬吾曹。莫怪粗豪。莫笑風騷。算來名利也徒勞。何處為高。閒處為高。一庭疎竹。間芭蕉。風也蕭蕭。雨也蕭蕭。木樨香裏。卧吹簫。且度今朝。誰管明朝。其四曰。於今揮手謝浮生。非不閒爭。是不閒爭。扁舟湖上。放歌行。漁也知名。牧也知名。歸來風景。逼心清。雪滿中庭。月滿中庭。一爐松火。煖騰騰。看罷醫經。又看丹經。

鉛山蔣編修士銓工詩詞。與袁枚趙翼齊名。高宗純皇帝嘗稱為江西才子。以不附和珪。屢為所抑。乃乞假歸。教授終身。晚著傳奇九種。古直悲涼。遠勝王荅臨川。夢中說夢一篇。尤為警切。今節錄之。

北仙呂（點絳脣）海市樓臺。楸枰疆界都無礙。各種安排。夢覺今誰在。不見一物。不生一想。無我無人。不消不長。倏覺華宮自在天。王是也。善觀二十種睡眠。掌管大千場色相。今欲將四夢中人。棒喝一番。想已宣到。啟天王。奉宣四人。齊集殿下。引他上來。盧生浮于夢。霍小玉俞二姑。參禮天王。伏祈慈訓。爾等跌坐兩旁。聽吾指示。告坐了。爾等以生為夢。豈知死亦非覺。以鬼為覺。豈知仙亦是夢。俺把個中消息。

說與你們聽者。阿彌陀佛。混江龍。把不定陰陽機械。將一個虛空架子。立將來。神與氣生結下。幾家宗派。精和血巧製就。各樣形骸。無生有。有生無。使叫那鄉衍談天難考究。治復亂。亂復治。假饒他屈原呵壁也。費疑猜。有男女。乃有夫婦。有境界。乃有苦樂。生產下一窩兒。啞債主。有威權。暗使的親嬷嬷。忍着疼輪班服役。供養着幾張嘴。肉衙門。無盡藏。明捉住老爺爺。掙着命。逐日當差。苦熬了。懦兒郎。聽憑他掂斤播兩。愁熬了。窮夫婦。忍耐他數米量柴。這一個積趙家私。醉死夢生。錢眼生。那一個填還孽帳。穿衣喫飯。肉身挨。捧定這臭皮囊。較勝爭強。成佛生天。都要死戴了那粉骷髏。追歡取樂。嫁雞隨夫。各當災。羞答答。喪門神。一把兒冰肌玉骨。笑嘻嘻。勾死鬼。兩行兒紅粉金釵。百年間名耀利鋪。苦牽連。一家兒男婚女嫁。難交代。蓋棺時。博得個夫妻恩愛一聲天。散夥時。償不了兒孫衣食三生債。墳頭上。幾點泪。當不得返魂香。醉鄉中。一杯茶。沖破了麝槽塊。敢問功名富貴。以何為覺。甚來由。兩朵宮花。十年間。嘗偏了那些兒酸甜苦辣。沒出息。一枝班管。半生來。弄不清。這幾個者也乎哉。不過是小聰明。刻鵠雕蟲。被幾個活窮鬼。弄得你喪氣垂頭。休怨命。果然有大本領。安邦定國。這一位醜魁星。雖然是張牙舞爪。也肯憐才。

主考試少什麼蘇玉局。領着那名士衡文。且無三隻眼坐衙門。縱有那包鐵面。難保他窮人告狀。不破一分財。沒相干。壞墨卷。考得上。便算他文星透露。有憑據。定例本捐得出。也就是官鬼詭譎。光閃閃。雪砌冰山。炙手後。終會逐天消。破幫幫。紙糊紗帽。下場時。未可連頭賣。假慈悲。越句踐。漢劉邦。用人時。粧出些豁達真誠。善逢迎。韓退之。杜子美。應制日。藏過了悲歌慷慨。武將動勞。文官著作。可是實在的。拚性命。幹功名。活累煞故將軍。北討南征。枉射斷兩壺弓箭。嘔心肝。做文字。可憐見腐太史。東奔西跑。也踏破了幾對靴鞋。這都靠着運氣呢。江心裏。挂了帆。廟門前。斷了碑。沒情面的風雷多勢利。銅爐內。熄了香。石鼎中。滅了火。有威靈的神鬼也癡呆。放不下長樓梯。井底蝦蟆。難求千佛救。捉得穩巧線索。棚中傀儡。也有八人擡。如此敢要尚義氣麼。謊也。花開了。白玉堂。黃金窟。熱鬧裏。結拜個弟弟。凡風吹到鬼門關。奈何橋。急切中。失脫了爺爺奶奶。權術如何。蠢曹瞞。哄自家。這疑冢。末了兒。藏不過腐骨幾根。豈贏政。替後世。築長城。預先的。落下了臭名千載。怕甚麼。爭獍鬼。還過鬼才。趙鬼俊。俏鬼在陽世上。枉自會掉舌搖頭稱爾汝。看這班狠毒人。良善人。伶俐人。古怪人。到陰司裏。卻仍要打恭作揖。喚臺台。守本分的可

好苦守定幾所田園。生不多。死不少。真個是禪中蟻。緊藏着一包穀印。降便愁。陞便喜。也不過樞下駑駘。聽着他打就行。喝就止。黑洞洞驢兒推磨。看見人喜就笑。怒就哭。明顯顯花子排街。可有報應。猛霹靂。捉不去。磕睡蟲。任他們打了爺。罵了娘。須索要吃緊的。連夜驅車尋閃電。善閻羅。苦用着褊褊鬼。儘他們欺了君。賣了國。為甚不早些兒。預先把筆判拘牌。青史如何。青史也是夢。訂幾本大帳簿。記載些好本紀。窮世家。混列傳。輪流着邪正君臣填注脚。打一回長算盤。扣除了壞心腸。劣皮毛。醜膚臉。準折出聖賢忠孝細分腮。請問天地這樣辦法。難道不嫌煩瑣麼。咳。天地也是無可奈何。所以造出這些圈套。儘世上的人跳去。設下這千鍾粟。九品官。牢籠定十萬八千。才智愚蒙。一堆兒同掙扎。劈開了九層天。十重地。捉弄的東西。南南北北。榮枯壽夭。都聽着大安排。五瘟神。肩挑上百般病。沿門硬派。九子母。手牽定各樣兒。隨意投胎。打一面喬鼓兒。休要怨老神明。差了果報。使一會天性子。也須知大氣運。關着興衰。小團圓。鳳皇冠。麒麟服。好封蔭。合得上厚祿高官。都只為積祖承恩相挈帶。大劫數。離亂年。饑荒歲。劣殘生。逃不出天羅地網。那裏是排家造惡。盡應該沒對証的鬼。變人。人變畜。鬧轟轟。轉不了雜碎輪迴。喜更張的。

水成田田成海急攘攘算不盡的糊塗世界。天王以何修為成此解脫俺的參悟。
好不苦也。哭一聲。豁刺刺。驚得個揭諦神落了鋼叉。笑一聲。谷都都。嚇得個彌勒。
佛躲入布袋。嘆口氣。走進了蟻兒般的戲場中。發個很。跳出了雞蛋大的乾坤外。
翻筋斗。撞破了女媧氏補的天。轉喉嚨。吸乾了精衛兒填的海。硬掙着大眼孔。生。
怕老天瞞。冒鑽入閻葫蘆。浪波時人給。真豪傑。腔子內。都忘了生死窮通大英雄。
夢兒中。冒露出輸贏成敗。這便是俺覺華玉。領受了天封拜。俺與你和盤託出。您。
可也撒底丟開。

有咏命歌云。石崇豪富范丹窮。運早甘羅晚太公。彭祖壽高顏命短。了人都在五行
中。不知何人所作。殆亦聞世有得者也。

乾隆時興化鄭燮工書畫。書增減真隸。別為一格。如秋花倚石。野鶴憂煙。自然成趣。
時稱板橋體。多效之者。然弗能似也。有道情十首。頗足醒世。序云。楓葉蘆花並客舟。
煙波江上使人愁。勸君更盡一杯酒。昨日少年今白頭。自家板橋道人。是也。我先世。
元和公公。流落人間。教歌度曲。我如今也。講得道情十首。無非喚醒癡聾。銷除煩惱。
每到山青水綠之處。聊以自遣。自歌。若遇爭名奪利之場。正好覺人覺世。這也是風。

流事業。措大生涯。不免將來請教諸公。以當一笑。詞曰。老漁翁。一釣竿。靠山崖。傍水灣。扁舟來往無牽絆。沙鷗點點。輕波逐逐。荻港蕭蕭。白晝寒高。歌一曲。斜陽晚。一霎時。波搖金影。暮抬頭。月上東山。二曰。老樵夫。自砍柴。細青松。夾綠槐。茫茫野草。秋山外。豐碑是處成荒冢。華表千尋。卧碧苔。墳前石馬磨刀壞。倒不如。閒錢沽酒。醉醺醺。山徑歸來。三曰。老頭陀。古廟中。自燒香。自打鐘。免葵蕪麥。閒齋供。山門破落。無關鎖。斜日蒼黃。有亂松。秋星閃爍。頽垣縫黑。寂寂蒲團打坐。夜燒茶爐火。通紅。四曰。水田衣。老道人。背葫蘆。戴袂巾。梭鞋布襪。相厮稱。修琴賣藥。般般會。捉鬼拏妖。件件能。白雲紅葉。歸山徑。閒說道。懸巖結屋。卻教人。何處相尋。五曰。老書生。白屋中。說唐虞。道古風。許多後輩。高科中。門前僕從。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龍。一朝勢落成春夢。倒不如。蓬門僻巷。教幾個小小蒙童。六曰。儘風流。小乞兒。數蓮花。唱竹枝。千門打鼓。沿街市。橋邊日出。猶酣睡。山外斜陽。已早歸。殘杯冷炙。饒滋味。醉倒在迴廊。古廟。一憑他。雨打風吹。七曰。掩柴扉。怕出頭。剪西風。菊徑秋。看看又是重陽後。幾行衰草。迷山郭。一片殘陽下。酒樓樓。鴉點上。蕭蕭柳。撮幾句。盲辭瞎話。卻還供鐵板歌喉。八曰。邀唐虞。遠夏殷。卷宗周。八暴秦。爭雄七國。相兼併。文章兩漢。空陳迹。金粉南朝。總廢處。李唐

趙宋慌忙盡。最可歎。龍盤虎踞。儘銷磨。燕子春燈九日。吊龍逢。哭比干。羨莊周。行老
眠。未央宮裏王孫慘。南來蕙以徒興謔。七尺珊瑚只自殘。孔明枉作英雄漢。早知道
茅廬高卧。省多少六出祁山。十曰撥琵琶。續續彈。喚庸愚。警懦頑。四條弦上多哀怨。
黃沙白草無人迹。古戍寒雲亂鳥還。虞羅慣打孤飛雁。收拾起漁樵事業。任從他風
雪關山。尾聲云。風流家世。元和老。舊曲翻新調。壯碎狀元袍。脫卻烏紗帽。俺唱這道
情兒歸山去了。

曹之升。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一節題文。後二比最為警切。似能超遺利祿者。聞
關中人言。曹宰蒲城時。民苦賦重。請汰其甚。許獻十萬金。曹諾之。既揭示刊碑。則以
紅氍薦銀置桌上。桌五百金。二人舁之。白晝練屬於道。士民具匾額羊酒。捧香隨之。
者數百人。從而觀者數千萬人。城市喧闐。遠近傳播。曹懼。受羊酒而反銀焉。信乎言
之不能擇行也。文曰。不知人生得意之事。轉瞬成虛。我誠戀萬鍾。萬鍾不必戀我也。
假令居我者時而易我。瞋我者時而去我。德我者時而負我。我尚抱此覲然之面。魂
夢縈回。而風雨一移。非復門庭之赫奕也。姬姜憔悴。非復粉黛之閒居也。車笠寒盟。
非復故人之推解也。感昨是今非之況味。而果何謂也哉。且以人生嗜慾之攻。享年

恒促萬鍾不我棄。我有時棄萬鍾也。時而庇我者不能留我。愛我者不能代我。感我者不能佑我。徒遺此未了之緣。九原飲恨。而墓門拱木。非復居處之魏我也。臺上哀吹。非復弦歌之朝夜也。山邱痛哭。非復車乘之從游也。感生榮沒已之情形。而又何謂也哉。

汪如洋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一章題文。頗明消息之理。舉業家雖襲其調。而未嘗深思。今特錄之。土木妖興。工無停築者。觀此亦可以稍止矣。其中二比云。其在艱難下。士手創門楣。則念切弓裘。烏能不作子孫之計。於是計膏肥以自廣。增闕闕以為榮。寧不曰好自為之。毋令後人笑我拙也。乃土木丹青之未竟。而衣裳鐘鼓之旋非。問華屋於生存。遷徙者俄更數姓焉。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君子讀山樞之什。而歎積銖累寸者之不足以言居也。其在貴冑豪宗。坐憑先業。則心熏鐘鼎。侈然無復未雨之謀。於是臺榭甲於上都。舞歌習為故事。寧不曰顧而樂之。雖南面王。無與易乎。乃壑谷方耽醉飽之私。而荆棘已見門庭之滿。籍豪貴於天府。充裕者靡所子遺焉。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君子過伯有之門。而歎驕淫矜誇者之愈不足以言居也。

河間紀昀曰。錢遵王讀書敏求記載趙清常殯。子孫鬻其遺書。武康山中。白晝鬼哭。

聚必有散何所見之不達耶。明壽寧侯故第在興濟。拆賣略盡。惟廳事僅存。後鬻其木於先祖。拆卸之日。匠者亦聞柱中有泣聲。千古癡魂殆同一轍。余嘗與董曲江言。大地山河。佛氏尚以為泡影。區區者復何足云。我百年後。儻圖書器玩散落人間。使賞鑒家指點摩挲曰。此紀曉嵐故物。是亦佳話。何所恨哉。曲江曰。君作是言。名心尚在。余則謂消閒遣日。不能不借此自娛。至我已弗存。其他何有。任其飽蟲蟲委泥沙耳。故我書無印記。硯無銘識。政如好花朗月。勝水名山。偶與我逢。便為我有。迨煙雲過眼。不復問為誰家物矣。何能鐫號題名。為後人作計哉。所見尤脫灑也。

廣陵周相為閩督。學歲餘卒於官。僚屬生儒赴弔於靈几上。得遺詩三首云。四海相逢盡卧龍。龍江夜夜採芙蓉。我今先跨晴虹去。遲爾崆峒第一峯。又一謫人間四十年。青山萬里隔蒼煙。於今更返華陽洞。千樹桃花待舉鞭。又長嘯一聲歸去來。玉龍高架彩雲迴。獨留明月詩千首。萬里寒光燭上台。

袁隨園題王壽峰問天圖七古。語雖詆諆。足令憤隘者破涕為笑。詞曰。我聞秦宓言。蒼天實有耳。胡為楚大夫。問天天不理。三千年後王郎來。拔劍斫地顛如雷。口存三寸不爛舌。仰首只望天門開。更有青雷子。下筆巧安排。畫作奇峰直上離尺五。儼然

漢武皇帝通天臺手攀星辰呼帝座笑殺赤章道士胡為哉一部十七史欲問問何處且摘疑端三兩行請風吹入雲中去一牛享天天豈飽鼯鼠食之不知慙潮退偏教虜馬來風起猶嫌殺人少試問謚之如何箋歐公如何考夏后善逢迎三嬪獻自天雨暘悉憑應上公霹靂怕逢薛孤延昂然操懿來配享文王后稷退避不敢前又何必重黎為隔絕黔羸為周旋臣請手斬九閼豹身推阿香車白榆燒作玉樓墨銀河洗盡筆底花三十六皇各獻狀羣疑滿腹願倩麻姑爬倘有翻語問外錯請將臣身賜喂金蝦蟇帝臺浮觴百神方醉忽聞讜語匆匆如畏萍號噴雨泣六釜含星對道是問天天不答只恐萬年之後倚杵低寒人上天都來爭此位天帝面方一尺有慚色乃召孔子謀孔子口稱不怨天恰呼喪予兩淚流且釣鯉魚逃亶州更召周公來命代天致詞衆人又言周公天妹所生天有私故把風雷驚破孺子疑不然翦爪沈河事已矣自今空自聽鴉鷂周公聞之只得齟齬陰喝如蒙俱正在支吾間忽有褒衣博冠者自稱唐臣柳宗元代天作對大書空道天者乃是太虛之積氣難捫難紙青濛濛雨師風伯傀儡耳木強柴立隨癡龍奉行第一次混沌開闢所有之故事有如優人演劇不能小變通一切聖狂禍福風災鬼難各色目均是聚六州鐵鎔赤

董銅鑄成一冊作交代使玉帝搖手不得而後許登庸。並非三科五行有生尅亦非天道幽遠如張弓。並非仙丹佛力能挽轉。亦非真宰忽醉忽明聰。惟其事原板板故其形常夢夢。君不見王莛請雷不能下。魯陽揮日何曾東。侵削龍伯不見短。吹噓入井何曾紅。又不見石補勞女媧。頭觸怒共工。星隕驚梓慎。月蝕愁盧同。自從開闢至堯舜。雙九業已減至一分許。何況四千年來減未終。自家三百六十五度難料理。那管人間乾啼溼哭諸沙蟲。可笑世界海。妄窺靜輪宮。枉刺麒麟皮。郊鼓擊逢逢。碧天若有情。早已老成翁。太陽若下座。何以燭蒼穹。譬如治家者。尚且學痴聾。偶遺食餌魚鳥喜。偶覆湯火螻蟻凶。只緣人大物小難檢校。人實無心任過功。何況天關鑰匙藏在雲霄上。清風一重雲一重。赤縣神州九八十一萬計。中國渺小如蟻蟻。提向瀛洲賣。不值錢半通。那能刻雕省記勞化工。汝何不解天弦飲天酒。逍遙富媼游戲星童。任黃瀕之變青曾。聽剛須之生元蟲。胡為乎學楚狂呵壁。唇焦舌燥。徒驚明月而惱春風。王郎聞之心悶悶。姑學聖人存不論。且待十二萬年之後全局終。再與徹底通盤作一問。

湘潭王閨運。少負異才。為文章甚似司馬遷。能以己意貫串。開合變化。不蹈痕跡。自然

成法侯魏弗如也。往來公卿間。多欲羅之者。聞運超逸。不樂仕進。當游燕越。將赴春闈。至清苑矣。意忽不樂。遂改轅歸。作思歸引。其序曰。同治三年冬。余從淮沂。將游於燕。越過桃園之鎮。重訪石崇舊河。朔風飛雪。侵焉而歎。停車裴回。感念伊人。詠其思歸之篇。悲所志之不遂。重尋自紉。喟然而悟。夫以五十之年。居九列之尊。據河陽之園。有綠珠之麗。加以邁俗之志。身在亂朝。有一於此。猶不可免。況其驕侈陵轢。多藏以厚亡乎。余少小鈍弱。既冠始學。初覽經史。未及該貫。而長沙有山寇之圍。自此兵連。奄踰一紀。馳遞軍間。稍習時事。當世名公卿。謬以文詞相許。姓名達於六州。頗妄自矜伐。喜談遠略。視今封疆大臣。竊謂過之。值聖朝開門求賢。薦舉之路。白衣而登大僚。蓋數十人。余周旋其間。年望相等。雖不必至督撫。其次亦差得之矣。游半天下。未嘗困阨。然皆無一歲之留。望望而輒去。慮一牽絀。為智者笑也。夫賢才有益於天下。天下誠有損於賢者。非惟大名之不終。亦思慮之天神也。是以孔子晚年。不夢周公。莊生論人。謂之不祥。且以七尺之身。乘百年之運。自奮於天地之內。董京所以聲蹶而去之者也。猥以孤癯之軀。無侍奉之祐。昊天降割。慈德無報。然今年始過壯。未敢降志。稍聞古訓。得其儆義。凡有文章。一見通解。室有賢婦。高萊妻之節。女喜篆文。

能寫六經。大兒九齡。以爾雅解詁。往往合誼。小者六歲。識字形偏旁。有妾頗彈琵琶。能和簫箏。得屋三椽。弦誦其中。誠足以無悶矣。夫巢由不買山而隱。伯夷不樹粟而食。吾生也有涯。而所待者難期。余嘗游朱門。窺要津。親見禍福之來。貴賤之情。多矣。亦何取身登其階。然後悔悟乎。昔人有言。貧賤常思富貴。尚子又云。貴不如賤。富不如貧。若以物論之。齊化成虧之心。猶為蔽也。凡名皆假設。實亦終化。儻非善安其生。則出處之道殊矣。歸歟歸歟。將居於山水之間。理未達之業。出則以林樹風月為事。入則有文史之娛。夫讀婦織。以率諸子。何必金谷為別業。乃後肥遯哉。既息矜於清地。閒居無營。因作詩一篇。以明所懷。悼石生之空言。故仍題曰思歸引云爾。其詩曰。思歸引。悲朔方。長風驅霜雁南翔。眷倫匹。懷江湘。假余翼。誰謂河無梁。天池橫。萬鱗驤。羣魚煦沫。勞相望。人生年。樂無方。何為多患。自憂戕。盛名來。先受慶。歡娛未畢。生旁皇。游天衢。歸故鄉。思古賢。人心泰。康洞房。雲閣臨朝陽。左圖書。右姬姜。鳴琴音。金石鏘。挹芬華。味元莊。

宜興任葵尊宏嘉為御史。疏定朝服等級。三品以上。乃得衣貂及舍利獬。一日冬夜。入朝。寒甚。梅桐屋總憲鎖。時為大理少卿。以四品不得衣貂。王阮亭戲為口號贈之。

云京堂銓翰兩衙門。齊脫貂裘舍利獬。昨夜五更寒透骨。滿朝誰不怨葵尊。趙王峰少宰見之笑曰。公詩大佳。正難其落筆之穩耳。

王菽原方伯官湖南時。喜獎誘才俊。孫鼎臣周壽昌郭嵩燾等。皆所識拔。及去。名流祖餞。相屬於郊。有貴人李姓。以廩生援例為訓導。素無因緣。亦往送焉。或嘲以詩曰。新捐訓導李明階。手攬朝衣下轎來。贏得綺窗人笑說。老爺今日送藩臺。

鄧廣文顯鶴博學能詩。選沅湘耆舊詩集。搜羅文獻頗賅。道光時卿大夫。猶知宏獎風流。廣文交游頗廣。有不逞者嘲之曰。藩司昨日拜區區。頃接中丞片紙書。南省無如卑職者。東齋敢說憲綱乎。一聯春海傳家寶。兩字如山鎮宅符。惟有新來陶太守。揭開手本罵糊塗。

阮文達公元。總督兩廣時。九日宴客。座有某翁者。文達尊屬。鄙俗而好言詩。酒次。勸客聯句。客心厭之。而不敢辭。因請翁首唱。翁沉思良久。得句曰。黃菊花開九月天。王進士行梅抗聲曰。夫人移步出堂前。舉座狂笑。落帽失箸。遂罷聯吟。次日。梁仲學揖王曰。賴公奇兵解圍。

阮文達為編修時。遭喪家居。會公宴。與吳祭酒錫麒同坐。論詩。祭酒帽墮。阮出對曰。